

品鉴

看她怎么在针尖上跳舞

——袁省梅小小说三题读后

□陈克海

袁省梅的小说抓人，“抓人”不是说她写的故事多么好看。好多时候，她甚至懒得好好讲一个故事。《奶奶的寿衣》《一怀阳光》《冬日里的煮馍馍》，单看题目，就能见出作者的趣味——刻意臆造的神奇、经过修饰的虚构，这些显然都不在作家的审美范围。阅读之前，难免会想当然：一件寿衣能翻腾出怎样的风浪？谁都能晒上的阳光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？一个煮馍馍又因为怎样的机缘让人心心念念？

刚开始读到题目时，甚至会为作家的选择感到担心。在一两千字的篇幅里，又不走怪奇的路子，要想构建出耐人寻味的故事，太考验人了。完全可以说得上是在针尖上跳舞。好在作家一点儿都不着急，她有的是绣花功夫。

明明是给自己缝的寿衣，偏生儿子儿媳，还有女儿，走在了前头，一件又一件，都穿在了孩子们身上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肯定不好受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老人气恨自己老不死。《奶奶的寿衣》如此开篇，说它奇崛吧，谈论的也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生老病死。读完，又感觉并不普通——人人都渴望好好活着，竟然还会有人一心想赴死。死亡不过是迟早要到来的，有什么好急于求成的？作家接下来笔锋一转：来到城里过冬的奶奶，遇到了孙子喜欢收藏绣品的朋友胖子。胖子也不是真喜欢收藏，而是在投机——他把寿衣作为礼品，献给了孙子单位的领导。人心的

拐弯抹角，有什么好批判的？身为过来人的奶奶，活得通透，一切都看在眼里。现在还能缝两针寿衣，她认为自己还有点儿用。没用了，活着还有什么奔头儿呢？原来活着，不只是为了活着，活着还得有用。这么一个故事，看得令人扼腕。

《一怀阳光》的结尾有句话：“为何叹息呢？他也说不清。”小说有力量，大概就在这些说不清楚的时候。说不清、不好讲，并不是说作家写得不清楚，而是她要表达什么，肯定了然于胸，只是不径直说出，让读者陪着小说的人物一起动容。动容不是说她跳出来声嘶力竭地喊，恰恰相反，就是再悲苦的事，她也写得不动声色，简直可以说是平淡。却不能说没有感情，那份感情她藏在每一个细节底下，她对笔下的男女自有体贴。她懂得节制的道德，知道怎么用最经济的文字，把看似没什么意思的场景摆布得含蓄有味。比如，《一怀阳光》里的二孬，虽然名字和他生存的处境一样低微，成天做的事情也不过是头上绑着白毛巾，手里举个旱烟管，拉着牛站在沟边陪游客照相，但不代表他就真的低人一等。他甚至认定自己是个干活儿的，仅仅为了挣一点儿钱，就要被人当猴耍，他不甘心。这个世界上，谁愿意当一个小丑？他想过人的日子，渴求做人的尊严。《奶奶的寿衣》里出现了一个善于投机的胖子，《一怀阳光》里的陈老板同样过得不容易，说是在干大事，却也活得并不自在。日子该怎么过，才算是好日子呢？简直就是灵魂拷

问。在文字的反复揪扯当中，二孬不得不发出一声叹息。这声叹息，既有生而为人的迷惑困顿，更有对生命的一份理解和尊重在里头。

子欲养而亲不待，痛不痛苦？可惜年少的时候，父母俱在，没有几个人在意；也少有人意识到，原来日子是过一天会少一天的。人们心心念念的只是眼前那点儿诱惑，为了几块水果糖，根本意识不到父母怎样在窘迫的日子里苦苦应对。《冬日里的煮馍馍》也不尽是展现这份纠结，与其说是在怀念炉火里的煮馍馍，不如讲，她是在纸上重新建筑过往。有些场景写得真是动人：“煮了绿豆和南瓜的汤里，玉米面做的煮馍馍如金黄的小鱼一样，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翻腾。香气扯着金黄青白的丝线，雾蒙蒙地在屋里东一根西一根地拉开了网。”香气网住的不单是一个少年的目光，读者也在作家朴素的叙述里感受到汹涌而来的情感冲击。她关注这些身陷其中的人，不是直白地呐喊，用作家的原话讲，是用“蝉翼一样的细节”展现给读者。她是不是真的画出了蝉翼？相信读者跟着小说中的人物起伏的时候，体验那份来自心灵深处的情感碰撞的时候，心里就有了数。

分析作家的语言或探讨小说的形式，都值得做一篇大文章。这里只是简单概括下袁省梅笔下的故事，我喜欢的还是她书写的态度。万般滋味，皆是生活。现实的生活嘈嘈杂杂，一经她的处理，感觉庸常的日子，也并不像想象的那般乏味。她有的是本事在没有什么出路的地方，硬生生掘出一条坦途。

意图

经典语录

►如果你觉得真实的自我还不够完善，那么最好的方法是让自己渐渐变得完善起来，而不是敷衍、遮盖，或欺骗。——毕淑敏

►以我们一般人而言，最简便的修养方法还是读书。——梁实秋

►人要经得起失败，更要经得起成功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输得起，也赢得起，要顶得住成功的压力，不因为成功而变得骄傲自大和讨厌。——张小娴

►怎样少一点痛苦？让自己活在希望中。——刘墉

视野

相爱是存量

□梁永安

在这个世界上，相爱有一个基本规律——互相说真话。还有个规律，凡是赞扬你的话，一百句有九十九句是虚的，而在批判你的话里，一百句往往有八十句是真的。

亲密的、相爱的关系，彼此之间百分之百敞开，如果其中一方说出“相杀”的话，这种心意其实是很珍贵的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爱来体会，它是对你生命的创造。

一份爱情里两个不同的生命，能体会彼此的成长性、价值点，这种所谓的“相杀”，是一种对生命特别的珍惜。

美国作家霍桑明明是当作家的材料，但他年轻的时候偏偏热衷于政治，去当了公务员，还去参加竞选。后来美国新总统上台，行政系统换人，他被赶回家了，垂头丧气。妻子看着他，笑咪咪地说，回来了，太好了！霍桑说，好什么好，以后靠什么生活呢？妻子说，你早该回来了，我早知道你是个当作家的料，你还在那里折腾，回来就好好写作吧。霍桑说，生活怎么办？没钱。妻子说，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落魄地回来，以前挣来的钱我都攒着，下面几年你只管写作，钱够用，但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己不明白自己。霍桑觉得妻子的所言所行真不简单，于是回归写作，写了半年。

一个原来认识的出版商路过他们家，问他回来后在做什么，霍桑说在写东西，这就是后来霍桑的代表作《红字》。

所以两个人在一起，是为了互相增加能量、互相增值，而不是为了跟社会比功利的。两个人的合力能长出一种新的东西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温暖、信任，已经在精神上合成一个共同体。

人与人交往最大的价值是差异互补。传统社会是由集体、家族构建的，一个人能合群，能遵守普遍规则，就是优秀的，那个时代讲究模范标本，人要像螺丝钉，放到哪里都要符合标准。

今天的社会不一样，一个人之所以有价值，是因为他跟别人不同，不同才有交换性，不同才凸显人的独特价值。一个人就开出一朵不一样的花来。（摘自《梁永安：阅读、游历和爱情》）

书斋

□徐国能

蝉叫了，夏天来了。夏天的白昼是这么灿烂，夜晚是那么旖旎，六月的世界神秘地切换了天色与风向，还有一些人淡淡的人生。我欢乐的回忆，几乎都融入了夏天的光影：小学最庄重的毕业典礼、海浪潮湿的气息、联考后松了一口气的长假、热浪扑面的爱情和约会、树荫下的阅读沉思、长途旅行与旅程中静谧的黄昏、婚礼的钟声、午后的梦……这么多美好的事，幸福已满溢生命的酒杯，就像夏日，无处不流淌着如蜜的金色艳阳。

但我不能忘怀的，是初次对夏天的知觉，是蝉声。到了五月，校园里蝉声稀稀拉拉并不引人注目。到了六月，随着高年级练习《骊歌》的合唱，凤凰树上的蝉声和火红的凤凰花燃烧成真正的烈夏，课已上到最后一课了，数学课的习题簿也快写完了，怎么还不放暑假呢？窗外是无垠的蓝，一切都显得好遥远。

蝉的话

盼到了暑假，爸妈规定一天要读一首唐诗。七月雨后的黄昏，读到了“倚杖柴门外，临风听暮蝉”，是啊，滂沱的雨一停，夕阳照满大地，是父亲下班回家的时刻，也是蝉声重燃的时刻，再晚一点就是蛙鼓了，雨后、黄昏、等待归人的心情，这首诗是好的。到了九月开学前，读到了“蝉鸣空桑林，八月萧关道。出塞入塞寒，处处黄芦草。从来幽并客，皆共尘沙老。莫学游侠儿，矜夸紫骝好”，这首诗对我来说太难了，不过八月蝉鸣，确实切合时景，尤其是那个“空”字。没错，蝉鸣的夏天实在是空疏的，我不知道是因为单调的蝉声令人无聊，还是因为蝉鸣急切，更衬托出一种疏懒的假期心理。

一季的蝉都在说些什么呢？诗里面提到很多：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。”原来蝉有许多高洁的思慕，却得不到世人的理解。蝉不断地告诉失意的诗人，其实寥落与幽独，正是人间最耐品尝的况味。这些话，童年的我

默默记在了心里，却是近来才慢慢听见，渐渐理解的。

暑假已至，我牵着女儿在校园里散步，原本充满廊庑的笑语，应该也追逐着我年轻时夏日追逐过的世界远去了，校舍空成一种心意。暮色里蝉声如雨，还是那样清切。四岁的女儿问我，蝉都在说些什么呢？我和我们一样在说童话故事吧！是什么故事呢？

我握着她的小手缓缓走进蝉声里，那样幸福的雨水打湿我的心，是什么故事呢？我蓦然想起刚上中学时，音乐老师教过的一首歌：“夏天一到，我就悄悄地想起，茅屋旁的池塘，晴朗的天空，清晨浓雾照着翠绿的山峰，水田里的秧苗，小小的山冈。每当芭蕉树要开花时，一朵朵害羞地开在幽静的池塘边。金黄色的夕阳西斜，晚风轻轻飘。多迷人的光景，难忘的回忆。”唉！年年岁岁，蝉说的应该就是这样的故事吧。

（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《细味人间》）